



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

黃家樹

(續53期)

而三年私往天竺一語，亦不類指西行已至北天竺而言。如「慈恩傳」卷一云：「時因國政尙新，疆場未遂，禁約百姓，不許出蕃。時李大亮爲涼州都督，既奉嚴敕，防禁特切。」「未發之間，涼州訪牒又至，云有僧玄奘，欲入西蕃，所在州縣，應加候捉。」「胡人……曰：『弟子不能去。家累既大，而王法不可忤也。』」卷六記太宗初見玄奘時，問奘何以西行不相報。奘更明言：「當去之時，已再三表奏，但誠願微淺，不蒙允許。無任慕道之至，乃輒私行……」。於此可見奘師對私往西土事，固未嘗蓄意含糊其說。又如「于闐表」：「私往天竺」一句下，接云：「踐流沙之浩浩，涉雪嶺之巍巍；鐵門巉嶮之塗，熱海波濤之路。始自長安神邑，終於王舍新城。」勘以上面「慈恩傳」卷一之記述，可知所謂三年私往天竺，乃言三年從長安出發，私往天竺，非三年便已抵至北天竺。私意以爲「羅師」之說仍待商榷，理卽在此。

總而言之，元年說之論據猶嫌未臻充實，難以成立，於新證未出現前，奘師西行之年代，實仍應以舊說爲確當。

至於西行之月，「于闐表」作「四月」，惟「慈恩傳」卷一明謂奘師於秋八月首塗，傳末論贊亦云「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束裝，拂衣而去」。而「大唐西域記」同謂「以貞觀三年，仲秋朔旦，褰裳遵路」。據此，則「八月」應較「四月」爲可信。「印順法師」並引「釋迦方志」以計算奘師之行程，認爲奘應於八月出發，至次年三月初旬抵達屈支。此適與「慈恩傳」所云「時爲凌山雪路未開，不得進發，淹留六十餘日」之情形相合。按「

大唐西域記」卷一跋祿迦國條下云：「凌山……山谷積雪，春夏含凍」。可證「慈恩傳」所記無誤。奘師當日所以不得進發，只因凌山春夏仍積雪含凍，非至盛夏，不能通行，奘師停留六十餘日後，約於五月初中旬間離屈支，至凌山時，已爲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，雪路開矣。若成行於四月，則此時正春寒料峭，又焉得通過？由此越可推斷，奘師出遊，應在八月。

綜觀上述，奘師西行年月，實以「貞觀三年八月」一說爲較可憑信。

第三節 出家年代

有關奘師出家之記載，「行狀」、「續傳」及「慈恩傳」皆未明書其年代。然三書之記述，實頗爲相近，細推其文，亦非不可以見出奘師之出家年代。今舉三書各文，解述如下：

一、「行狀」：「法師爰以宿植，早厭樊籠……大業之際，詔度僧尼，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許郭之鑿……因聽落飾，止於東都淨土道場，時寺有景法師講「涅槃經」，執卷伏膺，遂忘寢食。又學嚴法師「攝論」，愛好逾劇，並一聞將盡，再覽之後，無復所遺，衆咸驚異。乃令昇座覆述，抑揚剖暢，備盡師宗；美聞芳聲，從茲發爽，時年十五也。」

二、「續傳」：「兄……以奘少罹窮酷，携以將之，日授精理，旁兼巧論。年十一，誦「維摩」「法華」，東都恆度，便預其次。自爾卓然梗正，不偶明流；口誦目緣，畧無閒缺……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，「涅槃」「攝論」，輪馳相係。每恆聽受，昏明思擇。僧徒異其欣奉，美其風素……重其學功，

弘開役服，時年十五也。」

三、「慈恩傳」——其第二兄……察法師堪傳法教，因將詣道場，教誦習經業，俄而有敕於洛陽度二七僧……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……賢其器貌，故特而取之……既得出家，與兄同止。時寺有景法師講「涅槃經」，執卷伏膺，遂忘寢食。又學嚴法師「攝大乘論」，愛好逾劇。一聞將盡，再覽之後，無復所遺，衆咸驚異。乃令昇座覆述，抑揚刮暢，備盡師宗；美聞芳聲，從茲發矣，時年十三也。」

綜合三文，可納爲三點：一、玄奘於洛陽出家，度者爲鄭善果（「續傳」無及鄭善果，「行狀」及「慈恩傳」可補其不足）。出家地點與度者既同，彼此所指之出家時間，不應有異。二、「續傳」之記奘師出家，有云：「年十一，誦『維摩』、『法華』，東部恆度，便預其次。」於年十一誦經之下即言受度，並云「便」，可斷受度之時，當爲年十一。「慈恩傳」雖未明載其年，但於誦習經業下亦隨言受度事，其「俄而」一語，措意尤與「續傳」之「便」字無異，是所叙正與「續傳」全同。至於「行狀」，雖畧去從兄就學經論事，然有及度者鄭善果，顯見所叙非有異於「慈恩傳」。今既無年十一出家以外之異載，則謂「慈恩傳」及「行狀」所指之出家年歲同於「續傳」，應非過當。三、奘師自出家以至振譽，其間實經一番苦學，非一蹴即可至。蓋所學者「涅槃」（北本四十卷，南本三十六卷）「攝論」（十五卷）並是大經大論，以奘之幼齡，學之應非易易，故「行狀」「續傳」謂振譽時年十五，「慈恩傳」謂年十三，即出家後之第五及第三年，固情理所應爾，而十五與十三之不同，想爲「三」「五」之誤奪。三五孰是，今已無從稽考，但奘師振譽之年必屬其一，則可爲肯定。

「羅師」論出家之年，有云：「考玄奘初於洛陽被度爲僧，「慈恩傳」與「塔銘」，均謂在其年十三歲之年。而「行狀」，則謂其在大業之際，時年十五歲也。「續傳」則謂其年十一歲時，若以玄奘本人所述者言之，則以十三歲一說爲最得實。」此蓋將振譽之年與出家之年併爲一論，似未考慮從景嚴二法師參

究「涅槃」「攝論」之歷程。而「塔銘」雖有云「年十三依兄捷出家於洛」，但其文固多依引「慈恩傳」，上已論述，此處恐更誤會「慈恩傳」之文意，而得出十三歲出家之說。其說實不可據。

再者，師云「以玄奘本人所述者言之，則十三歲一說最爲得實」，此「自述」蓋指奘師「上高昌王書」所云，「宿因有慶，早預緇門，負笈從師，年將二紀」之語。師以爲「按「行狀」既以玄奘爲享壽六十三歲，則所謂十五歲被度爲僧，當爲隋煬帝大業十二年（西元六一六年），由此算至貞觀元年（西元六二七年），僅會爲僧十二年耳」，與「年將二紀」之語不合；「若以「僧本傳」（按：即「續傳」）所誤將「行狀」所書年『六十三』之『三』字易爲『五』字，即『卒年爲六十五』者言之，則玄奘生年，可能爲開皇二十年（西元六零零年），十一歲被度爲僧之年，可能爲大業七年（西元六一一年），由此算至貞觀元年，則是爲僧僅十七年耳，亦未合『年將二紀』一語」。然據上文所論，「行狀」實未嘗言奘師於十五歲時被度爲僧，而奘之西行，亦應在貞觀三年，非貞觀元年。故「羅師」之說，恐難成立。反是若以奘師十一歲出家，貞觀三年西行，及享年六十三歲等說合言，則奘師出生時爲仁壽二年（西元六零二年），出家時爲大業八年（西元六一二年），於高昌上表時爲貞觀三年（西元六二九年）冬，或四年（西元六三零年）初春，其時爲僧已十八至十九年，與「年將二紀」之語正相切合。

「羅師」又云：「故知玄奘年十三歲被度爲僧，時爲大業四年（西元六零八年）一說，蓋即依據客觀史實，而爲無可易者。」但據「石氏」考證，主持奘師剃度事之大理卿鄭善果，於大業四年內似未拜大理卿。由此推斷，奘師受度時不應爲大業四年。按「石氏」之考證，主要論點如下：

一、據「新舊唐書」鄭善果傳^①，善果於魯郡太守任內，因爲政清廉，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；

二、據「隋書」及「北史」樊子蓋傳^②，樊子蓋除大業三年一次外，並無以任職武威太守蒙帝召見之其他記錄。可推知善果亦當於是年入朝蒙帝褒矣；

三、據「隋書」及「北史」鄭善果母傳^⑲，善果考為天下第一後，任光祿卿。其母卒後，始為大理卿。按當日禮制，「凶服不入公門」^⑳；父卒，母未改醮而喪，子須為母服齊衰三年^㉑。所以，縱使鄭母在善果任光祿卿即告去世，善果脫服後即出任大理卿，其上任時間最早亦當於大業五年。大業四年內，善果似不可能拜此職。

「石氏」所云，頗為確實；今覆覈各史料，亦證所引無誤。故「羅師」所主「大業四年，玄奘被度為僧」之說，似亦難以成立。

抑有進者，「慈恩傳」於「美聞芳聲，從茲發矣，時年十三也」之後，隨云：「其後隋氏失御，天下沸騰，帝城為桀跖之窠，河洛為豺狼之穴……法師雖居童幼，而情達變通，乃啓兄曰：『此雖父母之邑，而喪亂若茲，豈可守而死也……今聞唐主……已據有長安……願與兄投也。』」兄從之，即共俱來。時武德元年矣。「察文內所言，唐主據有長安之時，奘師仍居童幼。李淵之入長安，史載於大業十三年（西元六一七年）十一月。既入長安，即立代王侑為帝，改元義寧，而為大丞相，進封唐王。翌年（西元六一八年）五月，始稱皇帝，建元武德。故若以奘師生於仁壽二年（西元六零二年），十一歲出家（大業八年，西元六一二年）為說，則至大業十三年或武德元年時，不過十六七歲，仍為童子，而可稱「居於童幼」，合於「慈恩傳」之敘述，但如採「羅師」之說，則大業四年，奘師為十三歲，至大業十三年，奘師已二十二歲矣。「慈恩傳」何得而稱奘居童幼？（未完待續）

附註

⑰ 見「全唐文」卷一四零。

⑱ 見馮氏譯沙畹著之「西突厥史料」第三篇第一節薛延陀傳註二。

⑲ 「舊唐書」卷六十二：「鄭善果……父誠……討尉遲迥，力戰遇害……大業中，累轉魯郡太守……及朝京師，煬帝以其居官儉約，蒞政嚴明，與式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……再遷大理卿。」

「新唐書」卷一百，「鄭善果……父誠……討尉遲迥戰死……

：累轉魯郡太守……有績，號清吏。嘗與式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……再遷大理卿。」

⑳ 「隋書」卷六十三：「煬帝即位，授（樊子蓋）式威太守，以善政聞。大業三年入朝，帝引之內殿，特蒙褒美。」北史卷七十六：「煬帝即位……（樊子蓋）改授銀青光祿大夫式威太守，以善政聞。大業三年入朝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」

㉑ 「隋書」卷八十：「鄭善果……轉魯郡太守……號為清吏……考為天下最，徵授光祿卿。其母卒後，善果為大理卿。」北史卷九十一：「善果……尋為魯郡太守……其母卒後，善果為大理卿。」

參閱「舊唐書」卷八禮儀志。
參閱「舊唐書」卷二十七禮儀志。

（上接第29頁 阿難和尚）

「怎麼辦呢？」阿難和尚着急：「我們會餓死的。」

「別擔心！」兩位僧人說：「我們來唸那段祈禱文好了。」他們就唸了幾句話。叫阿難和尚驚異，在他們手上奇蹟出現了一碗大大的蒸熟米飯。

阿難和尚驚異地看着，羨慕這兩位僧人的信心之誠，和禱文之神異，他們多麼受到諸天和佛陀愛護啊！這種能力是再不會賜給他這樣可憐無用的阿難和尚的！那只有給予有大德的人。

阿難和尚謙虛地乞求他的同伴教他唸這些靈異的禱文，他想，那必定也是向一位有法力的聖僧禱求的，如果不是向偉大的光明佛陀禱求的話。

「我們可不敢為這樣的小事去麻煩光明佛陀。」兩位僧人回答：「我們也不敢去向聖僧們禱求，因為他們無此能力賜予。」

「那麼你們是向誰禱求賜給這種能力呢？」阿難和尚問。

「噢！我們只不過是向一位謙虛却有聖德的和尚禱求！」兩位僧人笑答：「他是有求必應必靈的。」

「這位聖僧是誰呢？」

「他是一位在山上林中拾柴的和尚。」兩僧答道：「他的法號叫做阿難和尚。」

您可喜歡這段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小故事？